



老子

郁青青

函谷關主尹喜在城樓已望了一天了。這時日薄崦嵫，已是要閉城門的時候，尹喜不禁悵然地自言自語道：

「難道我望氣有誤？」

旁邊侍候的軍吏忍不住的問了：

「關尹啊！我看您老平時躲在屋子裏很少出來，遇有什麼大事才出來料理一下，我跟你也七、八年啦，從未看您這麼一大早便跑上城門樓看了又看，您老在等什麼人是不是？」

「我在等一位博大真人，姓李名耳，……啊，來，來啦！那邊，你看！」尹喜的聲音轉為興奮。

軍吏不禁心頭一驚，因為七、八年來關尹喜怒未曾形於色，「何方神聖叫咱們關尹這麼興奮？」軍吏心頭嘀咕。順着關尹的指頭望去，城門樓的陰影盡處，晚霞塗滿兩旁黃土山陵

的泥路上一隻青牛正緩緩走來。牛背上一個鬚眉皆白的老者正彎着背打盹着。

「老先生！快一點啊！要關門啦！」樓下守城門的軍士催道。

「不得無禮，不得無禮！」關尹連忙向軍士交待。下來城樓，正好一牛一人到了關口。

「晚生得知先生西來，已守候一日了，有失遠迎，敬請恕罪。」關尹說畢，對牛背上的老人長揖至地。

老人睜開雙眼，緩緩跨下青牛，「哈哈」大笑道：

「想不到我隱名至此，還是被你認出來。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，你知道嗎？」老人說到最後一句，有種無形的威嚴。

「敬受教！晚生以後不敢。」關尹恭敬地回答。

於是關尹請老人到官舍休息，設宴爲老人洗塵。

酒薄菜淡，但賓主相聚甚歡。談話間，關尹忽然歎息道：

「世衰道微，賢者隱遯，太師攀往齊，亞飯干往楚，三飯繚往蔡，四飯缺來秦，先生也離開周室典藏，請問先生要上那兒去？」

「入秦後繼續西行，也許涉流沙，入西王母之鄉也不一定，總之，此去悠渺，不再返人世了。」老人說時神情有些惘然。

「先生之道未有傳人，怎麼可以就此西去？」關尹惶恐道。

「我於道毫無所得，有什麼好傳的？」老人說到這裏，雙眉微微一皺，露出一付悠然神往的樣子。

「先生是不是想起什麼人來？」老人的表情逃不過善於「形法」的關尹。

「啊！啊！我想起二個年輕人來，他們都很肯受教，……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老人話打

在半空。

「二個年輕人值得先生掛齒，一定不凡啦！」關尹說。

「一個是楊子居，一個是孔仲尼。」

「先生說的是衛人楊朱楊子居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其人才高而矜，我曾有一面之緣。」

「哈！哈！你說的不錯。這回我們在梁地相遇，他依然如故，我對他實在失望，不禁在路上仰天而嘆道：『起初以爲你是可教之才，現在才曉得你不可教。』他倒很沉得著氣，到了旅舍，替我打上洗臉水送上毛巾後，脫了鞋子在戶外，用膝蓋走到我前面說：『剛才弟子要請問老師，可是老師正走路忙著，所以不敢問；現在老師有空了，請老師指出我的過失在那裏？』我告訴他說：『你一付跋扈樣子，誰敢跟你相處呢？最清白的人像身上有羞辱一樣；最有德行的人像德行不足的樣子。』他聽了以後臉色大變說：『恭敬聽從教誨。』他剛住進旅舍時，旅舍裏的客人都出來迎接他，主人替他鋪席子，女主人替他拿面巾和梳子，先坐在席上的客人見他來都避開，燒飯的人見他來，也不敢正對着竈。等他離開的時候，旅館的客人跟他爭席位坐了。……他真是一個肯受教的青年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老人又把話掛在半空。

「好個『大白若辱，盛得若不足』，我則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』。……道術爲天下裂，環境有異，性情不同，恐怕面目也會改變。」關尹說。

「改變……有什麼不變的？我怕他過份貴已重生，走偏了路。」

二人沉默了一會兒，關尹問道：

「那個孔仲尼呢？」

「我沒離開東周之前，孔丘曾到我那兒問禮。三十來歲已居仁由義，晬面盎背，真是不錯，我對他很有好感。這不是可爲之世，他來問禮，滿腔熱忱必定落空。他一再請問，我最後告訴他說：『你所談的，那些人已與他們骨頭腐朽掉了，只是留下些言論罷了。道之精已隨這些人去了，只留下些糟粕，沒什麼意思。並且君子得時的話便乘勢而起，不得時則蓬累而行，好的商人是深藏若虛的，君子盛德也外表苦愚。你應該去掉你的驕氣和多慾的心，這些對你沒有好處。』他倒很受教，立刻明白一謙四益之理。……他……」老人話又沒說下去。

「年青人無可限量，現在世衰道微，正是需要這種熱心人出來救世。」關尹說。

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」老人口中緩緩唸道。

「是！是！不通性命之情而標榜仁義，就如逐風捕影，不會有多大效果的。孔丘……難道也不知道這是個不可爲的時代？」

「他曉得，所以我一個朋友說他知其不可爲而爲之，……」老人說到這裏忽然陷入沉思，許久，才悠然冒出一句話：「我們都有不及他之處。……後生可畏！」

說到這兒，二人同時陷入沉默。這時月出東山之上，好風拂緯而入。不久之後，兩人不約而同起坐，迎着清風，望向窗外明月。

「晚生有一處，觀月甚佳，距此不遠。」關尹在前引導。

離官舍不遠處有個小丘，上生巨松數株，松下有個平台，恰可俯覽四野。但見明月在天，函谷包圍在亂山嵯峨中，只有西南山嶺巔上，有數顆明星閃爍。

「晚生常中夜到此觀天象，中原從此多難，能不爲之浩歎？」關尹說。

「治大國若烹小鮮，彼等逞欲自是，少有不敗事的。」老子順口答。

兩人從此不言，竟在月下坐到中夜。

回到官舍，關尹請老人入上房，忽然下拜道：

「先生此去不再東返，晚生爲天下請命，好讓後生小子得聞真道。」

老人先是一愕，繼而「哈哈」大笑，把關尹扶起，道：

「有孔丘之徒倡言仁義，以六經爲教也可以了，我的道不合世用。」

「難道先生忍心讓此道中絕？」

「此道永不中絕，我言之也不會增一些子，我言也不會少些子。你也有所得，何不自爲之？」

「晚生何敢自棄，只是樸散而爲器，便容受各異，先生若令此道中絕，則後世蒼生信孔丘之教也罷，若邪說淫辭大行，則斯民斯土立陷湯火。……」關尹說。

老人眉頭一皺，長歎一聲道：

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……」

五千言道德經便這樣傳下人間。

第二天關尹起床，急趨老人住處請安，軍吏說老人早已離去。這天，關尹料理了俗事，夜晚在燈下寫下「在己無居，形物自着，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，効乎若之，寂乎若清。……」等言，也飄然追隨老人西去。